

拒绝时间隧道

——听经管校友潘福祥讲述清华故事

□ 学生记者 马蕾蕾



经管的“孩子”早当家

1983年入学时，潘福祥高高兴兴地来到清华，立刻被雄浑大气的校园所震撼。但一到经管系报到，心就凉了半截。当时经管系特别小，系办公室借用的是精密仪器系9003大楼一个角落的几间屋，系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办公桌，每个老师只有一个写了名字的纸袋挂在门背后，日常的信息交流就通过这个纸袋。既新且小的经管系几乎不为人所知，当时和外系的同学一起上数学、外语等大课时，聊天说自己是经管系的学生，很多人都会说：呦，清华还有经管系哪！

“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参加全校的运动会，全系当时在校的四个年级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120人，别的系象计算机、无线电等都是几千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自惭形秽。运动会上学校号召团队精神，要求每个系各项比赛必须报名，否则就扣分。没办法，几十个竞赛项目只能排任务似地摊派，哪管你有

没有特长，赶鸭子上架，像长跑，经常被跑得快的人落下一圈。”现在想起来潘福祥还是忍不住大笑，

“不过大家倒有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感觉，总觉得我们系小，比较贫弱，更要自强不息，反而让我们有很强的振兴经管的责任心，大家很抱团，班级的凝聚力非常强，算得上不用扬鞭自奋蹄吧。”

经管虽然当时人少，但是做事情一点儿都不含糊。各种基础课成绩全校排名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总共一百多人，就给学校贡献出两届学生会主席（1987年潘福祥，1989年方方），显示出经管学生比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潘福祥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压力大的时候，苦过几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回忆过去，很容易发现，一帆风顺、甚至纸醉金迷，实际在人生中往往是过眼云烟，留不下什么值得回味的记忆，反不如痛苦的经历印象深刻。当时经管师资力量不足，水平也有限，很多人反而因此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培养了独立思考 and 集体讨论的传统，也算得上一种困境下积累的财富吧。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李稻葵、朱武祥、宁向东这些经管学院培养出来的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教授们的成功是最好的例证。”

简单快乐的读书生活

回忆起本科的读书生活，潘福祥脸上洋溢着微笑，“那时清华的教室也特别紧张，上自习必须占坐，我们只能提前做好分工，今天

你占明天他占，负责占座的人要早早吃饭，然后到教室用一堆没用的废书本跑马占荒似地摆满课桌。为上自习占座发生纠纷的很多，大打出手的也时有发生。那时学习条件也确实很苦，哪像现在，教室都有空调！记得当时夏天晚上在三教自习，八点钟出来遛达，一摸屁股，坐得太久裤子都湿透了！休息到八点半，回去再看一个半小时的书。回到宿舍，大家吹牛、聊天到熄灯，再到活动室里继续看书（只有这里有长明灯）。”

当然，80年代的学校也并不全是简单快乐的读书生活，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澎湃。当时在校的清华同学，一般都会记得时任校学生会主席的潘福祥1987年那次学潮期间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和游行学生辩论的历史。谈到这件往事，潘福祥好像不太愿意讲得很具体，只是说确实令人难忘，数九寒天出了满身大汗，防寒服都湿透了，好像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声音讲话，自己听上去都感到声音失真得陌生。不过最令他难忘的是，当时涌动的人潮尽管把他站的那张桌子挤成碎片，但是人并没有受伤，因为是班里一大帮同学围成一圈把他护在中间。“尽管这些同学不一定都同意我的观点，但是那时候却主动站出来给我以支持，二十年后想来，同窗深情还让我感动不已。”潘福祥有些动情地说。

“买书不用看价钱”

大学期间最让潘福祥感到骄傲的就是他的藏书。“那时候特别喜

欢读书，称得上是如饥似渴。手中的钱除了吃饭大部分都买了书。我的藏书量在经管学生中即使不是第一，也一定属于最多的几个人之一。我记得曾把当时获得“柯尼希”一等奖学金的500元全用来买书了。那时的书很便宜，都是几毛钱一本，我宿舍床下到处都塞满了装书的纸箱。”

他回忆起当年最兴奋的事情，就是每到周六中午下课，就找班上自行车最结实的同学借车（尽管当时大家几乎每人一车，但是都特别破，只有少数几辆能做到骑出清华后还能骑回来），吃完午饭骑车直奔王府井书店。那时买书一边看还得一边算账，筛选几次挑出最喜欢也买得起的几本买回来，买不起的就站在书店里看，直到黄昏再骑着自行车回到清华园。吃完饭洗过澡，惬意地躺在宿舍床上看书，一直到深夜。有时候回到宿舍，会突然特别后悔有一本书没有买，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简直是六神无主，从周一开始就惦记着周末要再去，直到兴冲冲地把那本书买回来心才算踏实。这几乎是大学时代每周固定的行程。那时涉猎的书籍，大多是关于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等方面内容，诸如弗洛伊德、萨特等等，当时都是囫圇吞枣读完的，似懂非懂。

端着饭盆讨论学术

谈起当年的学术气氛，潘福祥的话匣子打开了：“那时同学间经常在一起讨论甚至争论问题，好多讨论是跨年级展开的。比如我们经3和经1的李山、方星海一起交流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多。我读研究生时，经研8班14号楼403宿舍就是我们的一个据点，中午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那儿一起‘吹牛’，每天都聚一大屋子的人。一般情况下是我主讲的时候居多，但我的特点是虽然侃得最多，吹得时间最长，却一点

不影响吃饭速度。侃完吃完了我拍屁股走人时，有的听众才发现自己的饭还没吃呢。现在同学们聚会时回忆起这些轶事，想起当年指点江山的豪情，仍然令人向往。”

回忆起经管学院的学术发展，潘福祥谈起自己亲历的往事。“80年代学术界思想很活跃，各种学术观点、新鲜思维、改革方案层出不穷，可经管学院却提不出有影响的建议。那时朱镕基院长经常来参加院务会，他常批评指出经管学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声音。”潘福祥略带遗憾地说。“当时每个经管人都觉得压力非常大，都觉得经管学院的学术水平与清华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所以很有一种穷则思变的动力，大家写了很多的文章，不过都被朱院长退了回来。”但是愈挫愈奋，大家没考虑一点个人的私利，自己的水平不高，就多读别人的东西，另外还经常组织讨论会，请当时的很多学术大家来讲课，开阔思路。

“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有了不少改变，最起码在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上具有了一些和同行探讨的资格。我们经研8班很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像宁向东和我都是研究制度经济学问题，他受张五常的影响，研究的是农村经济组织变迁，我研究的是企业组织变迁。我毕业留校后，还用硕士论文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基金，现在看来那时的工作还是挺有深度的，可惜没能坚持下去。”

谈到现在经管学院人才济济，已经无可争议地拥有一大批出类拔萃并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的专家学者时，已离开学术圈多年的潘福祥眼神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未来梦想：当个游学生

尽管投身证券业十多年，已经是一个职业投资家了，但是潘福祥

其实始终没有离开他钟爱的清华讲坛。他从1992年开始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设《证券投资学》课程，至今已有16个年头。即使现在早已不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师，但受学院邀请，他每年春季学期仍然要到清华给MBA上课。由于常年身处证券市场实际操作的第一线，所以潘福祥的《证券投资学》称得上是理论和实际结合最紧密的课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年课堂都人满为患。

潘福祥在他博客中一篇名为《拒绝时间隧道》的文章中写道：“能够乘坐时间隧道随时回到过去，通过‘重来一遍’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真的就这么令人向往吗？未必。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正因为有错误，所以正确才显得有价值；正因为有不尽人意，所以完美才弥足珍贵；正因为有失败，所以成功才令人志得意满，同时也正因为一个个短命的‘企业王国’各领风骚没几年，才反衬出百年老店的英雄本色！时间隧道消弥了差别，其实也就抹煞了个性；时间隧道消除了遗憾，其实也就泯灭了希望；时间隧道让各种过去历经坎坷却往往功败垂成的探索唾手可得，其实也就断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创新动力。”

谈到未来的打算，潘福祥说：“我一直感到很遗憾，20年来没有能够圆自己一个出国读书梦。现在没有过去那么功利的想法了，出国不再为读个什么学位，只是希望十年内抽机会能够到美国住上一两年，不受约束地纯粹凭兴趣听点课，读些书，当一个随心所欲的游学生！当然，我还计划在退休后写一本反映股市人生的自传体小说，书名就叫《套牢》。”

（潘福祥现任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